门吱呀一声打开一条缝，合上的时候万分小心，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尤利乌斯惊讶地想到海尼尔可以毫不费劲地从这样细的门缝里挤进来，而自己只要站直身子，就会将执行人的卧室门框整个堵住。

他的半个脑袋埋进枕头里，另外半个还漂浮在上一段梦境的结尾。于是在那个填充着青灰色阴霾的广阔空间里，传来了一个疲惫的身体落在木头椅子上的动静。亚麻布料与皮具相互摩擦，轻铁盔甲叮当作响，他估计那身体不会比初夏的第一层鹅绒重多少。黑沉的眼皮与梦境一道封锁了视线，因此他能格外清晰地嗅见海尼尔一层一层解开身上的护甲、摘下吸饱了血水和汗水的披风、又脱下衬衣与手套、将靴子摆放在柜子底下的一系列动作。他听见了那杆脊背内部传来的低沉轰鸣声，就像行将开裂的冰层；还有那对肩膀周围如同闪电般扩散的刺痛。用多了肩颈肌肉的人常常需要忍受这样的苦楚，只是执行人的领袖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尤利乌斯六岁的时候，他让他骑在脖子上，从暗部如同鼠洞般的地下社会走进阳光里，追赶着空气里那些会发光的假想敌，绕着远郊溪谷里的杨树一圈圈跑，像是不知疲惫。直到他们的速度逐渐慢下来，海尼尔喘着气将他在小溪边上放下，绕顺时针活动脖颈，背对着他不断地揉捏肩膀。泉水淙淙作响，世界上除了蝉鸣之外听不见任何其他生物的语言。尤利乌斯抬起头，眯起眼睛打量正午的太阳。

不远处有一只水瓢被提起来，常年不见日光的水流沿着那个身体流淌，黑暗的慰藉填满每一道伤痛造就的沟壑，这使那位伤痛的主人不禁发出一声解脱般的轻叹。曾经有本书上记载：东方有一个国度会使用金漆来修复破损的器物，毫不掩饰地展示曾经破碎过的痕迹。尤利乌斯仅仅阅读文字都能感受到那种神圣而毫不粗秽的赤裸感，陷在半睡半醒间的的思维又将它的吸引力放大了数倍。他睡梦中的那一半大脑想到在地下生活太久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一点点变成瓷器，纤细、苍白、易碎。而这就是发生在执行人身上的事情。海尼尔已经破碎过许多次，又一次次将自己粘合回去，只不过用的不是什么闪闪发光的事物，而是肮脏的杀戮和卑下的信仰。尤利乌斯亲眼见过其中的几次，而这恰巧助长了他心中本就丑恶的那部分。后来到了地面上，又由炽烈的阳光和人们的目光烘烤透彻，那些自小在阳光下成长起来的眼球一刻不停地追逐着他的足迹，直到他彻底学会以地上王国特有的端正面貌示人——以和那个浮夸的男人极为相似的面貌示人。

这让他不得不继续回忆。就在自己心乱如麻，干脆将门框堵住的那天下午，暗部的执行人找不到办法出门，抬起头来看他，整个人在影子里。眼神闪烁，但全然没有色彩透射出来，和传说中的圣人没有两样。

“要怎么办？”他好像在问，也好像没有。

但尤利乌斯确实听见了。然而这问题太笼统，他长时间发散的思维很难捋出一个确凿的方向。他希望将另一个问题抛回去：你又打算怎么办？但他问题的答案从来不在海尼尔的解答范围之内。为什么暗部的同伴们生下来就得发誓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那个坐在王国顶点的男人只要动一根手指就能让十五颗人头落地；为什么地下的尸殍在脏水里腐烂，外边的太阳却依旧炽热明亮？

那是双生堡垒一场战役之后的短暂间隙，他甚至没来得及脱下盔甲，这使得他们之间的接触非常困难。海尼尔身着便服，本来就瘦弱的身躯在甲胄的挤压下让人担心是否就快碎裂，但是尤利乌斯的至亲，流淌着相似血液的男人，却逐渐流露出他从未见过的那位母亲的神情。一个吻，每次就只有一个吻。他们除此之外从没机会交换过什么事物。

直到那擦洗身子的声音停止，梦境已经近乎散尽。黑暗里，执行人移动起来像只小猫，没有了衣物的拖累已经彻底听不见踪迹。尤利乌斯只感觉面前的床垫往下一凹——仅仅是一个极细微的弧度，一缕轻薄的肥皂香气扑面而来。他终于找回了掀起眼皮的力量，光滑消瘦的脊背裸露在空气里，苍白得近乎发光。他伸出手，抚摸那些规模各异的疤痕，它们的生长方式仿佛遵循某种符合普世美学的规律。

这突如其来的触摸显然在执行人意料之外，背部肌肉猛地一缩，伴随着一声短促的喘息。尤利乌斯不知道如果海尼尔知道自己醒着，是否还会像这样躺在自己身边。他同样意识到，这种对圣人而言逾越底线的接触，在自己眼中竟微不足道。他曾不止一次幻想一个不再存在枷锁般的誓言和疯狂的侵略扩张的世界，一个任何人之间都能坦然地将触碰化为爱意的世界，但梦总会醒的。

海尼尔没有转过身来面对他。声音传出来碰到墙壁又弹回来，听起来比平常更柔和。

“我可能没办法再陪你走得更远。”他说。

“我知道。”

两人再想不出任何话。尤利乌斯把温暖的手掌覆盖在那冰凉的胸膛上，感受底下的心跳。海尼尔僵硬的身体冰川融化般松弛下来，往他的方向又靠了靠。

＊ ＊ ＊

直到亲手了结了自己的命运，也彻底烧毁了暗部誓言的那天，骑士长尤利乌斯坐在生父破败的王座上，依然会梦见毒虫与老鼠在幽暗的地牢深处发出的细小颤动声。

这声音令他终于得以安眠。